

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寂慧

委曲求存

宋明以降，佛教不斷走下坡，直至民國初年，一蹶不振，瀕於滅亡，究其原因，國家積弱，內憂外患，人們只關注生存，無暇兼顧性靈的修養，佛教內部亦因資源缺乏，對教育，弘法的開展，無能為力。香港佛教自民國初年太虛大師來港演講，而本地的富商陳靜濤大力支持，出錢出力，加上東蓮覺苑張蓮覺亦以人力財力助成，產生復甦的景象，無奈日本侵華，香港淪陷，佛教活動幾陷於停頓，直至抗戰勝利，佛教才能重新開展。可是，如此反覆障礙，畢竟對佛教的開展不利。

一直以來，出家人因社會環境，陷於貧困境況，當然受教育的機會不多，做成質素下降，被歧視，被排斥，在所難免！這不獨是香港，就是廣東等處，乃至整個中國皆如是。

出家人在如此困境下，謀生也極困難，礙於身份、戒律，要像一般俗人謀生，亦難以成辦，只有為亡者做法事賺取收入；但為了謀生，不免將身份降格，遷就喪家不合理的要求，錯失了度亡的殊勝功德，久而久之，佛教、出家人在社會上變得沒有地位，宗教師淪為謀生者。佛教只能淪為為亡者服務的宗教。由於社會對死亡忌諱，當然不會對佛教有好感，認為是不吉利，在迫不得已下才會找佛教度亡。這種歧視，連帶見到光頭也認為不吉利，尤見於賭徒無理的目光，將賭輸的責任放在因為見到出家人的光頭做成，將輸錢發洩於出家人身上，唾罵，追打，潑水，或以硬物敲打出家人的光頭，尤其女尼，由於體弱，必須承受更多的侵犯，乃至頭破血流。為了防止這些侵犯，很多出家人喜帶傘子，在酷熱天氣或雨天，可打傘遮擋，亦能防止敲打，或是以作武器自我保護，一介女流在如此困境下，仍能保持身份，不可謂不令人敬佩；若問他們所為何事，可能無法答上，亦說不出為教奉獻的大道理，只能說那是夙世的因緣吧！但以此夙世因緣，佛教亦賴以苟存，直待黎明的到來，高僧大德的出現，佛教的復興。佛教的功業沒有他們的份兒，可是佛教的衰落，就完全歸咎於他們的不如法，在叫天不應，叫地不聞，沒有佛教會的保護，沒受教育的環境下，全靠自己的盲修瞎練，存活世間。

除了出家人，在家居士亦受到歧視，被認為是落伍，不合潮流，迷信，偏執，迂腐等。對於不喝酒、不吃肉，不濫殺昆蟲等行為，加以取笑，弄至在家居士不敢承認自己信佛、學佛，不肯承認自己是佛教徒的身份，茹素、持午等行為竟偷偷地進行，若有人問起佛教的教義或主張，總是顧左右而言他，信佛，學佛，不只「鬼鼠」，且委屈。

在此情況下，信仰佛教的人自然大減，出家人短缺，繼承乏人，佛教前景堪虞。

太虛大師認為，佛教積弱，責在出家人：「平素隱居山林，自鳴清高，未能作積極有益於社會之善舉；或只能作平常之超薦亡魂，於世無多大裨益。」有以致之。

更有社會中窮途末路，或作奸犯科之人，躲到佛寺中，或從佛教出家、受戒，使佛教質素下降。可是這些皆是環境因素使然，批評，指責確是得當，但責任卻不全在他們身上。相反，在如此惡劣環境下，能夠不如法地堅持下去，總算能為佛教苟延下來，不致湮沒，亦是功德一樁。

如此惡劣境況，一直維持至八十年代，星雲法師來港於紅館作大型演講，此後每年一次，如是維持十數年，情況才有所改變，這是從出家人口中傳出來的。此後，佛教地位慢慢提升，出家人身份亦水漲船高。今天，出家人身份已很尊貴，到處受到優待。當然，香港佛教界的努力，使佛教環境改變，亦是功不可沒，可以說，佛教在出家、在家、本土及外來的力量下，來一個大翻身，前途無可限量。

今後的佛教，應提昇質素，深化，尤其在佛學教育方面，更要加倍努力，否則佛教雖然普及，錯失方向，恐有相牽入火坑之虞。